

貴州戏曲选之二

卓文君

(文琴剧)

刘芥生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1236.73

傅斯年遺稿之二

卓文君

傅斯年

傅斯年



商務印書館

貴州戲曲選之二

卓 文 君

(文琴劇)

刘芥尘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1958年8月•貴陽

內 容 提 要

文琴剧“卓文君”歌颂了卓文君勇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、为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而作的斗争。剧本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极为细致动人，唱词也十分流畅优美。可供专业、业余剧团演出和戏曲工作者、爱好者研究和阅读。

貴州戲曲選之二

卓 文 君

(文琴剧)

刘 芥 尘

*

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貴阳市延安中路3号)

(貴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)

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張：1 $\frac{5}{8}$ 字数：33,800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2,588册

統一書号：T10115·103
定 价：(7) 一角六分 (640)

目 录

第一折	閨怨.....	(1)
第二折	琴諧.....	(11)
第三折	夜奔.....	(21)
第四折	当炉.....	(32)

卓 文 君

刘芥生

(貴州文琴)

第 一 折 閨 怨

登場人物：卓文君

紅 簫

卓王孙

院 公

(卓文君、紅簫同上)

卓文君：(念詩)漫誇豪富附权門，

忍把明珠投暗津，

瑤琴欲訴兰閨恨，

哪得知音唱和頻。

(白)奴家，卓文君。素好音律，兼通詩賦。不幸慈母去世。我父卓王孙乃是臨邛首富，不該攀附权貴，將奴許配竇太后的侄儿竇圭，想當高門貴戚。想那竇圭，乃是執袴子弟，鄙俗不堪，令人不勝愁悶！唉！奴不免淨手焚香，聊撫一曲，以遣愁懷。紅簫。

紅 簫：(白)伺候小姐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你将凤尾瑶琴摆好。

紅 簫：（白）是。（摆琴）稟小姐琴已摆好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去到前厅，看看員外在做甚么？

紅 簫：（白）遵命。（下）

卓文君：（白）唉！好不愁悶人也！

（唱二黄）

卓文君在深閨愁思万縷，

叹春花与秋月頻惹人愁，

菱花鏡照不尽形容消瘦，

更怕听黃鶯儿卖弄歌喉。

可叹我能賦詩錦心綉口，

撫瑤琴无知音誰与为儔，

似这般伤怀日寂寞难受，

彈一曲兰閨怨聊以解憂。

（白）唉！人有心事，神思恍惚，琴都彈不成調了。

呀！（惊介）怎么君絃无端自断了啊！

（唱二流）

心不宁神不定难成雅奏，

君絃断又不知主何兆头，

适才間命紅簫前厅探候，

且等她来报信便知原由。

紅 簫：（上，白）走呀！听得稀奇事，报与小姐知。

（唱三板）

院公适才把消息透，

他說寶圭命已休，

員外素服寶家走，

吊喪回來分外愁。

急忙轉進綉樓口，

見了小姐報根由。

(白) 小姐，小姐。

卓文君：(白) 你慌慌張張為了何事？

紅 簫：(白) 員外穿着素服去到寶家，現在回來啦！

卓文君：(白) 為何要穿素服去呢？

紅 簫：(白) 去吊喪嘛！

卓文君：(白) 哪個死了？

紅 簫：(白) 你猜嘛？

卓文君：(白) 唉！不相干的，猜他則甚。

紅 簫：(白) 噫，死的這個人，怕不能說不相干的話呀！

卓文君：(白) 究竟是哪個嘛？

紅 簫：(白) 就是那未過門的姑老爺寶圭，他死了啊。

卓文君：(白) 哦，那寶圭他他他，他死了嗎？

紅 簫：(白) 是呀！

卓文君：(白) 真的嗎？

紅 簫：(白) 奴婢怎敢欺哄小姐，這是老院公對我說的。

卓文君：(白) 這才稱我的心願也！

(唱揚調)

紅簫報那寶圭他已夭壽，

不由我這一陣又喜又憂，

喜的是斷絕了這門婚媾，

憂老父性頑固不諱情由。

倘若是望門寡逼我遵守，
勢必要論是非爭辯不休，
靜坐在綉帷中思前想后，
看爹爹怎样来与我商筹。

紅 簫：（白）啊，小姐，員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攀上這門亲戚，這一下垮台啦，我想他一定傷心得很哩！

卓文君：（白）這是他自尋煩惱，怨得誰呢！

紅 簫：（白）萬一員外不放手這門亲戚，定要小姐到寶家去守節，怎麼辦呢？

卓文君：（白）我自有主見，不用多言。

紅 簫：（白）啊，小姐，你那頭上的花，有些歪啦，待奴婢幫你整好。

卓王孫：（上，白）噫哼，唉，我卓王孫好不失望呀！
（唱二流）

嘆愛婿未過門青年短壽，
急得我無法想無限焦愁；
若要把這門親挽緊在手，
必須要文君兒守寡到白頭。
不守節女兒家怎好出口，
何況是在家從父古訓悠悠；
兒倔強也還須託父一手，
到綉樓將好言與她商籌。

（白）來此已是我兒綉閣，待我上去。

（上樓介）

紅 簫：（白）小姐，員外來啦。參見員外。

卓王孙：（白）罢了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参见爹爹。

卓王孙：（白）我儿少礼，一旁坐下。唉！

卓文君：（白）啊，爹爹为何这样烦恼呀？

卓王孙：（白）哎呀！儿啊，那竇家姑爷，他……

卓文君：（白）他怎么样？

卓王孙：（白）他不幸短命了啊！

卓文君：（白）哦！此事么，孩儿早已知道了。

卓王孙：（白）我儿既已知道，为何还不改换孝服，立志守节呢？

卓文君：（白）这个……

卓王孙：（白）快去改换孝服去吧！

红 箫：（白）那不把小姐的终身……

卓王孙：（白）喂，多咀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这是甚么道理呀？

卓王孙：（白）儿呀，自古道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儿虽然还未出阁，已经算是竇家的人了，应该替竇卓两家争些面子才是。并且这三从四德，你是知道的，在家就应该从父。快快去换了孝服，苦守冰霜。不然的话，这门亲就要断送了，为父的面子也是要紧的。你要再思再想呀！

卓文君：（白）爹爹呀！

（唱二板）

望门寡守冰霜亏你出口，

为攀亲把女儿当作应酬，

随鸡狗已把儿比作禽兽。
執袴子那能称君子好逑。
幸喜得他短命少些气樞，
要逼儿守冰霜好沒来由。

卓王孙：（唱二板）

听奴才頂撞話气得发抖，
違礼教違父命情理不周。
女婿的亲姑母是当今太后，
哪些儿辱沒你反生怨尤。
你若是守貞节名垂不朽，
受誥封得旌表媲美柏舟。

卓文君：（唱三板）

說什麼守节名不朽，
无非設計害女流，
往事已經成大謬，
还想把儿当罪囚。

卓王孙：（唱三板）

遵礼守节古来有，
你胆敢出言不怕羞，
儿若能立賢家后，
我卓家光彩胜王侯。

卓文君：（唱三板）

休說害羞不害羞，
凡事請父莫耽憂。

卓王孙：（白）胡說。

(唱三板)

父的教訓要遵守，

父不主謀誰主謀？

卓文君：(白) 嗚呀！老爹爹！儿的父呀！

(唱苦稟)

老爹爹要这样硬作主謀，

把儿的美青春尽付东流，

(白) 唉，罢了。

(接唱)

哭一声老娘亲你九泉知否，

眼睁睁儿受逼无人分憂。

(白) 嗚呀！儿的娘呀！喂……

紅 簫：(白) 員外，你看小姐，哭成这个样子，万一逼出甚么事来，怎么办呀？

卓王孙：(白) 唉！罢了！

(背唱二流)

小奴才生就的灵牙利口，

越与她讲道理越不对头，

看起来这门亲无法挽救，

没办法我只好順水推舟。

(白) 唉！事到如今，也难勉强。好好好，吾儿不必啼哭，你既不愿終身守节，但凭于你，只是夫丧三年的服制，是万万不能違背的。紅簫，好生伺候小姐，我到前厅陪客去了。正是：礼教难符女儿愿，嬌养不如管束严。唉！（下）

紅 簫：（白）小姐，員外下樓去了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唉！亂教吃人，殘酷凶險，善良儿女，何處呼冤，真正令人氣惱呀！

紅 簫：（白）小姐不必氣，員外說你不過，也只好依從你的意思，以後再慢慢的看機會吧！

卓文君：（白）看什麼機會啲！

紅 簫：（白）我是小姐的心腹人，難道不知小姐的心事嗎？

卓文君：（白）休得亂說。

紅 簫：（白）是。啊，小姐，你臉上還有泪痕，我替你揩了吧！（揩泪介）

院 公：（上，白）前厅設盛宴，綉閣取瑤琴。紅簫，紅簫。

紅 簫：（白）老伯伯，喚我何事？

院 公：（白）員外叫我来，取小姐的凤尾琴一用。

紅 簫：（白）員外又不會彈琴，拿去做哪樣？

院 公：（白）員外今天宴客，與往日不同，家中的珍奇古玩，都擺出來啦。有人說，富貴有余，清雅不足。所以特來取小姐的凤尾琴去點綴點綴。

紅 簫：（白）請的什麼貴客，要這樣鋪張呀！

院 公：（白）請的是天下聞名的才子司馬相如。

紅 簫：（白）好，你等一等，待我稟知小姐，取來給你。
（進門介）小姐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何事？

紅 簫：（白）員外前厅宴客，命院公來取小姐的凤尾琴，拿去陳設一下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請的是什麼人呀？

紅 簫：（白）聽說請的是成都才子司馬相如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哦！司馬相如嗎？

紅 簫：（白）是呀，聽說前几天，員外托王縣令三番五次去請他，好容易才請到了。員外嫌家中的古玩不够清雅，特來取鳳尾琴去陳設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如此，取去給他就是。

紅 簫：（白）遵命。（取琴下樓介）老伯伯，你拿去嘛！
啊，老伯伯，客人來了沒有？

院 公：（白）時候不早，想必快來了。

紅 簫：（白）那你就快去安排吧！

院 公：（白）好好好。（下）

紅 簫：（白）且慢，我想司馬相如既是當今才子，不知是個什麼樣兒，不免約同小姐前去偷看偷看。

（唱二板）

聽說是司馬相如才高八斗，

不由我小紅簫暗自思籌，

相如賦既已稱文章魁首，

我小姐也算得仕女班頭。

他二人才貌相當世間少有，

最好是使他們鸞鳳和儔。

約小姐到前廳隱身帘後，

為終身相才郎要任她自由。（進門介）

（白）啊，小姐，你曉得司馬相如這個人嗎？

卓文君：（白）我讀過他的文章子虛賦，果然是蓋世奇才。

紅 簫：（白）聽說這個人正在青春，不但文武雙全，而且品

貌清奇，无人能比呀！

卓文君：（白）那倒不曉得。

紅 簫：（白）那么，我們到前厅屏风后面，暗暗的偷看偷看，好不好？

卓文君：（白）看他則甚？

紅 簫：（白）他既是名滿天下的才子，究竟是甚么样子，也要瞧一瞧嗎？

卓文君：（白）不去的好，恐怕員外知道，又要生氣啊！

紅 簫：（白）我們悄悄的去，偷看一下就回来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不怕得。

卓文君：（白）如此，休要聲張，帶路前往。

（唱二板）

紅簫報司馬長卿前厅飲酒，

不由我芳心搖搖情思悠悠，

他本是梁王上賓胸藏錦綉，

子虛賦看出他文彩風流。

我方幸旧恨消云開月露，

又誰知新愁又来亂我心頭，

惹動了深閨女情絲一縷，

到前厅隔帘偷觀聊解閑愁。（与紅簫同下）

第二折 琴 譜

登場人物：司馬相如

璧 成

卓 文 君

紅 簫

（司馬相如上）

司馬相如：（念詩）求凰曲奏透琴心，
 灵犀一点寄知音，
 料得良宵花解語，
 乘龙跨凤上青云。

（白）学生，司馬相如。表字长卿，西蜀成都人氏。詩賦音律，尽皆通曉。曾作梁王上宾。因与临邛令王吉素为至交，便道相訪。小住都亭，临邛巨富卓王孙，慕我才名，托王吉再三邀飲。久聞卓氏有女文君，才貌双絕，无缘一面，不期在宴飲中瞥見屏風后，有一絕代佳人窺視，脉脉含情，想必就是那新寡的文君。是我乘欣賞古琴之便，彈奏“凤求凰”一曲，以表我爱慕之忱。可惜曲終人不見，不禁心醉神迷。我乃假装大醉，寄宿卓氏花园，不知还有机緣向文君小姐表达衷曲否？观看今夜月明如昼，不免重温凤求凰，以消愁怀。璧成那里？

璧 成：（上，白）相公酒大醉，正好打瞌睡，怎么就醒了，莫非是装醉。相公，你不是醉了吗？怎么不静养一下。

司馬相如：（白）我那里是酒醉哟。

璧 成：（白）是啊，我说从来不见相公吃醉过。怎么今天，随便喝点，就醉成这个样子呢？大概有点道理吧！

司馬相如：（白）相公是心醉呀！

璧 成：（白）哦，原来是心醉，怪道睡不着喽！相公，心醉又是甚么呀，莫非相公把心子吃得太多吗？

司馬相如：（白）胡说。

璧 成：（白）我懂得啦，今天相公抚琴的时候，眼睛简直没有看到琴，有点心不在焉，是不是那时就醉了呀！

司馬相如：（白）多咀。你看这花园里，何处亭台最好抚琴？

璧 成：（白）这我又晓得喽，就是那瑞仙亭，最清雅囉！

司馬相如：（白）哦，瑞仙亭，这个名字，倒也清雅得很，想必是个好地方。

璧 成：（白）那是自然，我说的地方，还会错吗。

司馬相如：（白）哽，快将我的琴拿到瑞仙亭去。

璧 成：（白）是。是。（行介）

司馬相如：（白）正是，手挥五弦凭月诉，满腔情思向谁提。
（唱二黄）

我自从漫游遍名山胜境，

便道中到临邛访问故人，